

生气勃勃的文化古风

——陈国古都遗址随想

陈世旭

宛丘，今淮阳县，古称陈、陈州。而原始的宛丘，在淮阳城东南的平粮台下面。《淮阳县志》载：“俗呼粮冢，高二丈，大一顷，有四门，林木郁然，在城东八里。”

平粮台这个地名盖出于“陈州放粮”：北宋仁宗年间，陈州三年大灾，饿殍遍野。国舅安侯侯虎呈茶毒百姓，克扣粮粮。包公下陈州查账，把虎呈请进了龙头铡。虎呈们先前在粮里掺的沙堆成了这座“平粮台”。

然而相对于平粮台的历史，这个地名太浅了。

宋仁宗在位是公元一〇二三年至一〇六三年。而公元一九七九年平粮台下考古发掘的古城，距今至少在四千一百年至四千三百年，比平粮台早了三千多年。

这是目前考古史上发现的年代最早、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中国古城遗址。建于五米高的台地，占地五万多平方米，正方形，城墙残高三米，宽十米，夯层清晰。城门外，内城高台，陶制排水管道，屋墙以及周边的灰坑、陶窑和墓葬，陶鼎、罐、瓮、甗、豆、盆、鬲、纺轮、石凿、铲、斧、铍、镰、纺轮和骨笛、镞、蚌刀、镰等，历历在目。

考古证明，此即宛丘，当年的陈国国都。那些陶片和筒瓦、板瓦及古城墙分土层，不容置疑地证明着陈城始建于春秋之前。

淮阳史上三次建国、五次建都，历史长达六千五百年，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约公元前四十四世纪，大禹伏羲氏建都宛丘；约公元前三十世纪，炎帝神农氏都于此，易名为陈。“陈为太昊之墟”“炎帝神农初都陈”。《诗经·陈风》、《尔雅注疏》、《尚书》有文字的证明；西周初，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建陈国，筑陈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十八年），楚国迁都于陈，复筑陈城；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二二三年），秦灭楚，置陈县。

中国的历史，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五千年看洛阳，六千年看淮阳。诚可信哉。

相对于此间的一片碎陶，国人引以为傲的秦砖汉瓦太年轻了。

穿过郁然的林木，我在平粮台遗址盘绕，想象着陈国都城当年的繁荣，以及陈氏宗族跌宕的命运。所谓“陈姓遍天下，淮阳是老家”。这就是天下陈姓的发祥之地了。很多年前，父亲告诉我家族渊源在河南颍水，并嘱或可一行。这是我此行淮阳的缘由。

“陈”，金文作“𠄎”，诸侯国，国君姬姓。为上古原始姓氏之一，源于有虞氏，出自上古高辛氏后裔帝尧封地，以居邑为姓，得姓始祖舜。舜为黄帝曾孙颛顼的六世孙，颛顼之后，登中原地区黄帝族系最大部落首领之位，跻五帝之列，成为华夏先祖之一。

尧将帝位传舜，舜迁妫水边，后代便以尧帝封邑居住的地名作为姓氏，故妫姓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八大姓之一。

舜之子为商均，大禹执政时被封于虞地（今河南虞城）。商均之后为虞思，虞思封于商（今陕西商县）。舜的另一支后裔虞遂定居虞乡（今山西永济），后受封于遂国。商灭夏时，又移封于陈地，即河南宛丘。

虞思的后裔遏父因为出色地继承了先祖制陶的手艺，担任了周族陶正之官。周文王姬昌后来还特意将长女太姬许配给了遏父的儿子妫满。

妫满生于公元前一〇六七年十月十五日（商王纣九年），是帝舜三十二代孙，作为舜裔的嫡脉，受封于陈地，建立起又一个陈国，都城在宛丘，取代了虞遂所建的陈国。根据胙土命氏的规定，以国为氏，称陈氏，遂为陈侯。从此奉为正朔，延续虞舜一脉香火。

妫满故，周王室封赐谥号曰胡公，故妫满又被称为胡公满、陈胡公满。公是爵位，胡为谥号。陈胡公妫满是陈姓的得姓始祖。

陈国辖黄河以南，颍水中游，河南开封以东至安徽亳县淮水以北，北邻郑国的后高祀和商的西裔宋，西南则有楚和徐。东周初期，西北方又有从西方迁来的郑。

陈之先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汉书·地理志》）。“太姬者，其皇后母号也。”（《资治通鉴》）尊贵的陈国太姬是文化的领袖。国民传其遗风，遂成习俗，陈国由是巫风炽盛而四季巫舞不断，“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粉树之下”，而“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汉书·地理志》）。

上古的祭祀日常是狂欢日。腊日祈神丰收，上巳祈求繁衍，“谷旦”祭祀生殖神。“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谋。”（《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神祇高谋主的是婚姻和生殖。以其（女媧）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媒谋之神。（宋·罗泌《路史·后纪二》）

“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地官·媒氏》）祭祀生殖神是狂欢的节日，保留着原始的择偶属性。

所有这些，皆直接反映在文学上。《诗经》中收入《陈风》十首，多半与爱与性有关。显著区别于其他风诗。《陈风》的时代已不是远古，但承续着“太姬歌舞遗风”（《汉书·地理志》）。

神思回到数千年之前，领略着那个情爱燃烧却又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的岁月：

宛丘之上，鼓击声声。铜丝嘈嘈，春水一江轻漾。洵有情兮意飞扬，巫女舞绽放。从坡顶舞到坡下，从寒冬舞到炎夏。改变了时空，改变不了神采的飞扬、野性的奔放。（《宛丘》）

陈国的郊野宽又平，东门种白榆，宛丘种柞树。子仲家中好女儿，原野会情郎。会了一次又一次，越会心中越甜蜜。情郎看我美如“菽”，我送束“椒”表衷肠。

“菽”，荆菜也，妖精起可也，专事滋生情欲；“椒”，花椒也，十三香之首也，其香撮魂夺魄。（《东门之枌》）

月上柳梢，情悄密会于城门下，一番耳鬓厮磨，又相抱到河边。流水做伴，极尽男欢女爱。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鲈鲤，娶妻何必非齐姜、宋子？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衡门》）

欢歌笑语回荡在护城河上，漂洗兰麻的一群男女，嘻嘻哈哈地调情：“温柔美丽的姑娘，与你相会又唱歌；温柔美丽的姑娘，与你相会又密语；温柔美丽的姑娘，与你相会又谈心。”（《东门之池》）

黄昏将临，隐身在被风摇响的白杨树荫下，期盼约会情人的到来。东门的大白杨，叶儿正“群群”低唱：约好在黄昏会面，直等到明星东上；东门的大白杨，叶儿正“胖胖”嗟叹：约好在黄昏会面，直等到明星灿烂。（《东门之杨》）

当年的祭祀有庙祭和墓祭。庙祭在灵台、闾宫、上官；墓祭在郊野旷原。颍川河边，“南方之原”，皆是狂欢的好地方。但《墓门》说的不是狂欢，乃是斥责。爱并不全等于性。没有性的爱固然虚伪，没有爱的性则绝对粗鄙，即使在那个遥远浪漫的时代，也会遭到断然的拒绝。

喜鹊在河堤做窝，紫云英长在坡地，瓦片铺在庙堂的中庭，授草栽在小丘上，所有这些，皆属反常。如此美人可别被人蒙骗（倚）去了呀！爱情的折磨，微妙而又淋漓尽致。（《防有鹤巢》）

中国咏月的诗篇汗牛充栋，是谁第一



《天香》(国画) 陈奕纯绘

个用含情脉脉的审美观照月亮？是写《月出》的诗人。

静谧的永夜，月下“佳人”独徘徊，一任夜风拂面，一任夕露沾衣，直让人“劳心悄兮”“劳心惓兮”“劳心惨兮”，愁肠纷乱如麻，怅恨柔婉缠绵。（《月出》）

滥觞于《月出》，后人对月怀人的迷离和伤感之作源源不绝。

皆拜《陈风·月出》之赐。

堤岸上的男人硕大、挺拔。水泽边的女子生命像蓬勃的花草。在陈国女子那里，爱是绝对的感性。男子的强壮与威风，就是最大的魅力。奈何不了思恋辗转难眠，情迷神伤泪如雨下湿了枕头。（《泽陂》）

辚辚的车马驰向桂林，为的是去会夏南。风华绝代的美姬，令君臣皆疯狂。（《桂林》）

如果说春秋是历史的代指，那么上古陈国是比春秋更远的春秋。那是这个族群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陈国民间的爱情，自由而热烈，发之为诗歌，皆真挚而动人。诗意敞亮显豁，字面直截露骨，率性坦诚、不劳曲求。

没有严峻的律法，没有严格的教化，没有严厉的道德家；没有圣人批评“郑风淫”，没有理学家编织伦常密网笼罩社会伦理，没有去势者嫉恨的窥视和恶毒的诅咒，没有腐不可耐的庙堂气和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庸儒气。

上古陈国的人们是那么热爱生命。他们耽于情爱而蒙昧于政治。意识自由而纯粹。只遵循着季节的演变和血性的冲动，纵情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放任地醉也痴也颠也倒也。比之后来极力要树立比神更神圣、比礼教更礼教、比道学更道学的庄严道德形象的“陈门家风”，不知少了多少庸碌、多少世故、多少俗气、多少僵硬和酸腐。

族谱记录着一个远古的姓氏，那是我生命的源头。也许就因为上古先祖如此的生气勃勃，我在陈姓始祖陈胡公陵前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高香。

我去消防队看望朋友老胡，他当支队政委。中午上食堂吃饭，老胡指着对面走来的军人说：“这是你同胞，蒙古族，海山，警务参谋。”

这个人立定敬礼，他眼里的笑意比脸上多，牧区常见这样的人。

饭桌上，老胡讲起了海山的故事。海山的家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罕山南麓。草原上，到处都有泉眼。小鸟儿、野花更多，是个好地方。海山到了部队，见什么都好，什么事都争第一，白天训练，晚上学汉文汉语，干部们都喜欢他。

过了两个多月，海山像一朵花焉了，晚上独自坐在篮球架下面。老胡凑跟前一看，海山垂着头，眼泪从鼻尖一滴一滴往下落，地湿了一片。手里拔一拔青草，用指甲掐成寸节，不回屋睡觉。老胡劝慰，海山只说一句话：“想我的妈妈。”

老胡说：“海山一抬眼睛，泪水汪那么多。一颗追一颗地往下流，我都不敢看，真可怜。”

海山这么想妈妈，但不能给假，条令不允许。没几天，海山没影了。战士没了，在部队是小事。找吧，四处不见。胡中队长一猜测，海山肯定回家了。他带两个兵上罕山脚下把海山带了回来。当然，老胡拿礼物送给海山的母亲，在那里又喝酒又唱歌。一上火车，老胡面露凶相，把海山暴训一顿，说：应该给你处分！这次免了，不准有下次。

海山回部队后，样样争先，获嘉奖一次。过了两个多月，海山又回到篮球架下面，泪水满地。而后，他又跑了。

海山被“抓”回来后，按条令规定可以给予除名处分，这和开除军籍的含义是一样的，失去入党、提干、复员的一切机会。老胡不忍心这么办，用另外一个办法代替。他把海山绑起来，狠狠揍了一顿。海山的屁股被打得不敢仰面睡觉。老胡问：还跑不？海山答：跑！老胡抄起一块胶合板接着打。

“我知道不能打兵，打兵犯法。我想把他打过来，这是个好兵，新兵早说‘不跑了’。这样的兵以后肯定有出息。”海山屁股结痂之后又跑了。支队知道这件事后下令：一、海山十五日内不归来，除名。二、不许寻找。三、老胡野蛮带兵，记大过一次。老胡沮丧，等着处分。

第五天头上，海山归来。他满面春风，对阴沉沉的老胡用笨拙的汉语问：“胡中队长，我妈妈，你看到了吗？”

老胡不明其意，上哪儿看海山他妈？这不是说胡话吗？海山带着自豪、焦急的表情摊开双手，问指导员、班长和所有的战友：“看到了吗？我妈妈？看到了？”

原来，海山回家，家没人。邻居说妈妈看他去了。他急忙返回，坐火车、换汽车，归队。回到中队，他把擅自离队的事忘了，到处找妈妈。

老胡派出十名战士，到本市驻军单位找海山的妈妈。后来在空军雷达团找到了。

老胡说：“你们蒙古族人大有意思了。海山见到坐在椅子上的母亲，蹲下把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我们都感动了。”

原来，海山母亲知道儿子的“思母”病三个月一犯，她把牛羊卖了，房门也没锁，上部队给儿子做伴，说：“不能让国家（意为部队、政府、组织）缺一个人。”海山一逃跑，国家就“缺”了一个人。

海山见到妈妈，如虎添翼，多苦多累都不怕。支队给老太太租了一间房，没给海山处分。不久，他进教导队、提干。现在如鱼得水。

在我的请求下，老胡领我去了海山家。老太太笑着迎着我们，边上站着儿媳妇。母亲相貌慈祥，额上、嘴角和眼窝的皱纹深长舒展，环绕着明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海山的气质已经城市化。

老胡故意问：“还跑不？”

海山笑答：“你打我就跑。”

胡政委让海山唱一首歌，海山不扭捏，闭上眼睛，用蒙古语唱起来：

妈妈的肩膀啊，是一个枕头
梦里我见到一片鲜花
妈妈的心啊，是一个枕头
醒来我远走天涯

海山母亲笑得脸上鲜花开放……

妈妈的肩膀是一个枕头

鲍尔吉·原野

琐忆中石先生

李冬

欧阳中石先生曾是我的授课老师，屈指算来，先生今年已有八十余高龄。虽然中石先生早已是誉满中外的书法大家，但他始终谦逊地称自己为“教书匠”。中石先生曾在首都师范大学开书法专业之先河，弟子中也有不少书法名家。如今先生的年事已高，体力与精力已非昔日可比，当年他那英俊洒脱的身影、幽默豁达的性情、爽朗活泼的个性，仍一幕幕在眼前闪现。中石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学识渊博的忠厚长者，又是一位满腔正气的热血男儿；他不仅是一位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教师，在京剧艺术上亦颇有造诣，他是京剧名家奚啸伯的大弟子，在京剧《空城计》里饰演的诸葛亮孔明，曾赢得观众的一片赞誉之声，获得了不少京剧名家的首肯。中石先生的那些教学轶事、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佳话，至今仍为同学们津津乐道。

五十多年前，欧阳先生教我们的语文课，那时，他大学刚刚毕业，初登讲台，血气方刚，神采奕奕。先生的身材瘦小却精巧，同学们私下评价他是“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的汉子。他那一双眼睛，隔了厚厚一层镜片，同样显得炯炯有神，给人以入木三分的感觉。中石先生第一回上课写下的第一行板书，就令我们赞赏不已，每个字都显得气韵飞扬、不同凡响。先生讲起课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每讲到动情处，原本威严的先生变成了一位个性张扬的诗人。听中石先生的课，实在是难得的文化享受，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在同学们的心头播下了将来一定要干一番事业的种子。

我在中石先生的谆谆教诲下，度过了三年难以忘怀的时光，先生给了我春天般温暖的关爱。由于师生情谊甚笃，我和他的交往较多，每一次与先生见面、听先生授课的过程，都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尽管时过境迁，至今难以忘怀。有一次，教师们进行篮球比赛，先生身穿一身红色的运动服，作为主力队员上场。一旁观战的我们，不由得替他捏一把汗，他那五短身材在高马大的其他队员中间，怎不令我们担忧？加上他还带着一副深度近视镜，俨然不堪一击的学者，激烈对抗的比赛中，如何禁得住冲撞。万没想到，中石先生却展示了他“精、巧、快、灵”的优势，在球场上穿梭飞驰，如流星，似闪电，三步上篮，手起命中，弄得对方那些高高壮壮的球员手足无措，望球兴叹。喜得我们这些弟子欢呼雀跃，掌声四起，谁会料到一副儒生模样的老师在球场上如此身手不凡。那时，我们就觉得先生有让人景仰的大将风度。

有一件事提起来令我汗颜。那年，中石先生还没到大学任教，北师大汉语系的几位教授请先生协助，做一次关于中学生汉语水平考查。学校只选两名学生参加答卷，我有幸得到先生的特别器重，成为答卷者之一。那时，我对汉语语法兴趣不浓，学得不够扎实。卷子发到手中，我一看就傻了，竟有一多半试题不知如何作答。交卷时，心里既羞愧，又难过。这样的答卷，怎么对得起老师的教诲和信任呢？可先生看完卷子，一句也没有批评我，还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说：“失败而不馁，日后定有长进。”先生的宽厚大度，促使我下决心努力

进行汉语学习，在以后的大学汉语考试中始终名列前茅。毕业后教了三十年高中语文，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二十余篇汉语研究论文，这都是中石先生激励的效果啊。

记得毕业前夕，我拿着本子请中石先生留言。先生俯面沉思，不到一分钟，就奋笔疾书了一幅对联：“情通一尺教鞭外，志在三寸粉笔中。”先生的才思敏捷，着实令我叹服，对我的勉励之情也溢于言表，亦表达了他对教书育人的特别钟爱，这教诲使我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受益匪浅。直到现在，先生仍以“教书匠”自诩，还被推选为北京市的十佳优秀教师。中石先生对教育的敬业精神始终给我以巨大鼓舞，激励着我在讲台上辛勤耕耘，坦荡为人。

自打中石先生去北京任教后，加上了“文革”十年，我和先生见面的时候很少了，但师生之间的情丝不断，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从没有间断过书信往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台请中石先生开办书法讲座，在荧屏上看到先生神采不减，音容笑貌恍如当年，我的心里暖暖的。中石先生的讲座我每晚必看，有时也在电话里和先生聊聊天后感和建议，先生胸怀豁达，快语如流，每次交谈，都令我感奋不已。九十年代他在《一期》上写下两位古人名句，一是杜甫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二是王安石名言：“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此时，先生书法功力已成一家，融合了古代众多书法大家之长，而又刻意求新，其风格别有神韵。再从两句句的内容看，不

正是先生几十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吗？

大约在十年前，我所在中学请中石先生来写校名、校训。那天，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前来拜访参观，会客室内济济一堂，静静地观赏着先生挥毫泼墨。只见先生笔走龙蛇，写完校名、校训后，又写了一首南宋岳飞名篇《满江红》，意在激励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吧。先生特意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坚持教书、写作，两翼齐飞。”那天正赶上先生喉咙发炎，说话吃力，但他仍提高了声音讲完，接着提笔给我写了一行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几个字，万金难买，一直激励着我。

近日读到《中石访谈》一书，这记者与欧阳中石先生的访谈记录，书中的跨度达十多年，内容涉及中石先生在国学、逻辑学、音韵、戏剧等方面的造诣及教育成就，尤其突出了其在书法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中石先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和著名教育家、书法界泰斗，八十五岁高龄依然活跃在教书育人第一线，其深厚功力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一九八五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开始主持书法教育，一九九三年成为全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师。经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他提出了“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赋以生机”的宗旨，将书法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研究书法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视文化为书法的源泉，赢得了学界的赞誉，我自然也为先生的书法艺术的造诣而自豪了。

往事如烟，深情永驻心间。年过半百的我，多想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看看先生那亲切的面容呀，只是因为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也欠佳，就不忍前去打扰了。我只能通过书信，向先生表达我心中的祝福，愿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华文化多留下芬芳的墨宝。“留得人间真情在，一缕纯情奉恩师”，到先生百岁寿诞之日，我们诸多弟子一定会给先生送上一个大大的花篮，一个大大的寿桃的……

朝花夕拾

爱上一座老城

伊红梅

不知不觉间
爱上了那座老城

始终认为
墙边自然生长的野草
每一棵的根叶里
都流淌着 心有灵犀的真谛
婴儿般简单的信赖
开始编结成竹篱
奶奶讲述的传说诗魂在草垛口
童年的星星遍开成蔷薇的绯红
一把铁铸斑斑的锄
轻刨出老城汉唐的遗风
太公垂钓的鱼竿
钩沉起太阳和月亮失恋的伤痛

牵挂 开始漂流在老城的每一条溪流间
明媚的阳光
把祈福织成一声声安宁

也许真的是经历了太多
美好被打破的故事
那穿越厚重云层的鸿雁
能如此淡定地
守护着同蓝天的前生缘定

一颗轮回千年的心
躺在时光静寂的流逝里
等待 鸿雁飞来的翅膀
偶尔会落到城墙一隅的茅亭
共守着 同那伴舞的白袍书生
共坐在松荫下煮酒烹茶
听兰心竹节的风骨
窑变成唐三彩的城砖
看唐三彩的城砖 蝶变成
一个民族龙飞凤舞的图腾

不知不觉间
爱上了这座老城